

光

(小小说)

□ 谷俊德 (白族)

难忘那年到桑植毛垭红军村采访，收录当年红军童子团战斗故事。

七月酷暑天，翻过陡峭的山，毛垭的木楼尽在眼前。“辣椒是盐，苞谷壳叶当棉，推碗合渣就是过年！”采访曹良轩，曹良轩总喜欢用民谣给我讲述当年他当童子团副团长时红军艰辛过日子的情景。曹良轩已经九十二岁，住在毛垭村苦竹溪组一栋古老的吊脚楼里，提起他当年加入童子团的事，老人打开话匣子，向我讲述他当年的故事。

贺龙第二次来毛垭时，毛垭成立了红军童子团，由杨光衡任团长，曹良轩任副团长，童子团共十一人，全是清一色本地儿童，其主要任务是配合红军和苏维埃政府送情报，探敌情，查叛徒，护送粮食，站岗放哨等。

“探敌情是我们童子团的主要任务！当时毛垭一带刚建立根据地，敌人视毛垭根据地为眼中钉，多次派兵来毛垭抓人、抢东西、烧房屋，害得毛垭人苦不堪言！”曹良轩最恨敌人骚扰毛垭的暴行，为了让毛垭人免遭敌人残害，童子团开始到周边打探敌情。

一次，毛垭里躲藏了二名受伤的红军将领。苦竹坪的团防获悉，决定派兵来毛垭捉人。但团防带多少人？走哪条路？什么时候出发？毛垭人无从得知，只好将这次刺探敌情任务交给童子团，而团长杨光衡又去了梅坪，童子团只剩下四名团员。即曹良轩、文和尚、王二妹、杨二保。

“你们化装去苦竹坪，侦查团防队情况！立即回毛垭告诉我们！”毛垭农会主席李宏才告诉曹良轩侦察任务。

正遇扫书溪一个农家姑娘出嫁到苦竹坪团防所，曹良轩带着文和尚四人，随送亲队伍走进苦竹坪团防所。

团防所正在大摆宴席，团防头子刘平如娶媳，架十张桌子赆酒，人来人往，热闹非凡。

曹良轩装扮成围鼓手，混在围鼓中打鼓，借机刺探敌情。可敌人警戒半点没放松，无法靠近刘平如，就无法获取情报。

好个曹良轩。他借给新娘送蛋茶的机会，接近刘平如。刘平如对这个刚有锄头把高的儿童没有什么戒意。

晚上，刘平如喝得乱醉，吐了一地。机会来了。

曹良轩主动给刘平如倒茶，扫地，还打起了扇子，刘平如看了看曹，说：“好！留在我身边打杂！”

打杂就是帮刘平如扫地、端水、干杂活。曹良轩大喜，干得更勤快了。

第三天，刘平如的副官来了，曹良轩故意躲开，然后去听墙壁，只听刘平如说：“今晚半夜动手，活捉毛垭两个红脑壳！”副手说：“去多少人？”刘平如说：“三十条枪全带上，屋里留四枝枪守屋，你我都去！”

曹良轩暗记下后，迅速找到文和尚、王二妹、杨二佬三个小伙伴，立即将此情报送到毛垭农会主席李宏才手中。

为了迷惑敌人，曹良轩仍在团防所打杂。

文和尚三个童子团员翻山越岭将情报及时送到。农会主席李宏才及时调整战斗部署，率领八名赤卫队员将二位受伤的红军将领转移至龙潭坪，再从侧面迂回，悄悄赶到苦竹坪团防所。曹良轩在半夜时将大门打开，李宏才等人冲击团防所，缴了四名团丁的枪，一举将苦竹坪团防所捣毁。

而刘平如带着团丁却在毛垭扑了空，却不知道是栽在谁手里。当刘平如赶到龙潭坪，得知老巢被捣毁，突然想到了身边打杂的小良轩，方知上当。“一定是那个叫曹良轩的鬼小子通风报信的！老子一定要活捉他！”

这时，曹良轩早已和李宏才等赤卫队员唱着歌往毛垭方向前进。“文和尚、王二妹、杨二佬，你们干得好呀！”当发现文和尚三个童子团员拿着红校标向他飞奔而来时，曹良轩不禁连连称贺。

曹良轩勇猛不怕事，敢于和敌人斗争。“刘平如一共捉我三次！”曹良轩笑着说：“因我得罪刘平如，刘平如在一九三五年冬突然派兵来毛垭捉我，那时毛垭红军都参加长征去了，我因年小就住在村里。为了安全，我当时搭个草棚在一个山头住，刘平如在村里探来探去，就是找不着我躲藏的地方——那个草棚是个跛腿猎户住所，我白天进山晚上回棚，黑灯瞎火，刘平如哪里找得着？又把我老家房子烧掉了。”

“你不怕刘平如报复吗？”我问。

“怕反动团防头子干嘛？他们纯是酒囊饭袋，拿条破枪，到处欺压百姓。有一次我痛打他一顿，他把我毫无办法！”曹良轩性格很爽直，说话直来直去。

那是一九三八年五月，苦竹坪赶场。那天刘平如又挎一支短枪，喝得醉醺醺，提瓶酒在人群里闹。人们都怕他，给他让路。曹良轩正好赶场，戴了顶草帽，混在人群中。这时前面有人打架，人群拥来拥去，曹良轩想报仇，就怀揣三块石头，趁混乱朝刘平如脸上砸去，刘平如没有防备，被打得鲜血直流。刘平如朝天放枪，看见是曹良轩投石头捣乱，连声高叫：“抓红脑壳！”曹良轩又是一石砸中刘平如的肚子上，刘平如惨叫：“来人啊！红军要杀老子！”几个团丁慌忙跑上前护驾，曹良轩钻进人群里跑了。过了几年，曹良轩又长高了，刘平如那里认得出？”

“后来刘平如知道我打了他，派兵到处捉我。后来，解放军来了，剿杀了刘平如这个坏蛋！”曹良轩说。

“我当童子团副团长，为红军和人民做了一些有意义的事，谈不上立了什么汗马功劳！但我们在那个特殊时代和特殊环境能和白匪作斗争，需要一种信心、一种勇气，一种毅力，更需要一种精神！”曹良轩的话讲得很浅显，却又很深刻。

如今，毛垭的山依然高高耸立。而当年的童子团副团长曹良轩就像一座山，巍峨，挺拔，久经风霜，饱经忧患，却依然那么高大，那么雄伟和朴实。我在采访本上这样留言。

如今，离这次采访又过去了十六年。曹良轩老人也去世了。但他的故事永远激励我前进。因为当年当童子团副团长的曹良轩，他的勇敢、机智，他的果断与血性，还有他为民族解放敢于牺牲的精神，闪着人性美的光芒，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时光深处的蝉声

□ 伍中正

我与声短声长的蝉声息息相关。

我经常一个人坐在苦楝树下听蝉，在蝉声里渐渐入眠。

我在时光里慢慢长大。回望少年时，我发现，时光深处的蝉声是那样辽远。

夏天的家，树枝也是蝉的家。苦楝树的树枝比我童年看见的树枝少了，树枝的少没有妨碍蝉的到来。蝉来了，只是，蝉歌的树枝不再是过往的树枝。

少年时，跟追逐梦想一样追逐蝉，追逐蝉声。看蝉如何发声，看蝉如何歇在枝上，除了看门前苦楝树上的蝉之外，我还去别的地方看。我一直沿着夏天的路线走，走向蝉，走向更远的秋天。就那样，我记住了蝉，也记住了蝉声。

蝉声是有重量的。它一次次重重地撞击过我家的老屋；一次次重重地撞击过我一眼无法看透的竹林；一次次撞击过远处山坡上我种植的芝麻和黄豆……大凡蝉声能撞击到的东西，它都要撞击。

到黄昏，蝉声没了。我一直观察过，蝉老死在秋天。到秋天，蝉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没了。随之，蝉声没了，蝉把要带走的一切都带走了，伍家

屋场出奇地安静。我才知道，秋已经很深了。

那些蝉声彻底消失在我童年和少年的时光里。我在蝉声里挑井水、抓鱼、拾稻穗；我在蝉声里摘梨、打枣、吃瓜；我在蝉声里假装午睡；我在蝉声里写暑假作业；我在蝉声里追赶稻田里蹦跳来蹦跳去的青蛙……所有这一切，都与蝉声有关。

多年后，那棵老气横秋的苦楝树不再。那些歇在苦楝树上肥大的蝉不再。现在，我所在的伍家屋场，自然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很多大树不再。

一到夏天，很多人感觉夏天很热，纷纷坐在调着冷气的空调房里吹着冷气，我也不例外。

我以为，在这样的夏天里，蝉不会再来了，蝉声也没有了。所幸的是，当我在新屋门前的那条小路上走走停停时，我发现，在新屋间的那棵桑树上，在浓密的桑叶间，吱——吱——，一只蝉开始了夏天的歌唱。

蝉声没有消失，再来的夏天里，它成为极有韵味的诗歌；它成为伍家屋场极为经典的绝唱。

我一直在想，有蝉的夏天，有蝉声的夏天，才是真正的夏天。

羁绊，或许也是一种守护

□ 朱凤英

的安全线。所以，即便屡屡受挫，它们也不曾放弃。扑扑棱棱，呼呼啦啦地撞击着，不甘不休，那份执着令人动容，也令人心疼。

这边，小鹦鹉们的“突围”战得正酣，却见阳光房外跑来一个身影，原来是小猫小亚循着动静赶来了。它的眼睛瞪圆成大葡萄，紧紧盯着玻璃房内飞舞的鹦鹉。它弓起背，纵身一跃，前爪“啪”地按在玻璃上，爪尖在透明屏障上刮出刺耳的声响。见猎物够不着，它便焦急的在外面上蹿下跳，“嗷嗷”直叫，仿佛在宣告：“这是我的猎物，谁也别想抢走！”

这时，兰花正巧滑落在纱窗网上喘息。小亚见状，立刻扑上去，两只利爪隔着纱网胡乱抓挠，纱网被扯得凹陷变形。见此情形，我的心骤然揪紧。

小亚不甘心，转而跑到水幕墙边，对着那个被透明胶封过的猫洞又抠又掏。我紧张地握紧拳头，脑海中不断闪现出可怕的画面：一旦小亚闯进来，凭借着猫与生俱来的捕猎本能，绿豆和兰花哪里还有逃生的机会？我焦急地大喊：“小亚，停下！”可它已被猎物冲得昏头脑，对我的呵斥充耳不闻，一门心思想要突破封锁。万幸，猫洞粘得很紧，小亚最终没能得逞，我才稍稍松了口气。

另一边，绿豆又一次重重摔

落。我急忙跑过去，轻轻摩挲它柔软的翎羽，将粟米递到它嘴边。可还没等它啄食，“乓”的一声巨响，兰花也从房顶垂直坠下，躺地上一动不动。我心候地凉了半截，三步并做两步冲去查看。只见兰花拖着一条微微颤抖的小腿，眼神中充满无助。

“哦哟，兰花，受伤了吗？来、来，咱们不飞了！”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它和绿豆，放进鸟笼，然后将鸟笼提出阳光房。

而小亚全然不知猎物已经脱险，它嗖地冲进室内，东嗅嗅，西望望，对每一个角落进行着扫荡，连茶桌上的大果篮也不放过。看着它那副执着的模样，我既好笑又怕，若那道屏障稍有疏漏，恐怕此刻的阳光房已沦为修罗场。

安顿好绿豆和兰花，我长舒一口气，才发现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那一刻，我发现，玻璃房看似限制了绿豆和兰花的自由，却也在不经意间成了它们的“庇护”，将致命的危险隔绝在外。

生活何尝不是如此？我们常常怨恨束缚，痛恨限制，可那些看似困住我们的“枷锁”，或许正是命运给予我们的别样保护。就像阳光房的玻璃，既是一道界限，也是一层保护。万物皆有两面，换个角度去看，羁绊你的，说不定正默默为你抵挡着更大的风暴！

家中有银渐层折耳猫一只，女儿赠名“小丁香儿”，时年一岁零三月。初时，我对猫之厌弃如避尘秽——单是那永无宁日的落毛纷飞，以及日日躬身清理猫砂的琐碎劳役，便足以令人生出无限烦忧。

小丁香儿降生同胞三只，她最弱小，又天生折耳，身价自然黯淡。恰逢家中鼠辈悄然猖獗。妻力主“人才引进”，我勉强应允，权当招纳一名捕鼠警官，聊解鼠患。

家中零食，因妻持减重之令，向来“坚壁清野”，鼠辈久无油水可捞，踪迹几近于无。后来家族添丁，人客渐稠，零食丰盈；加之屋宇年迈，空调管道缝隙豁开，竟为鼠辈悄然洞开方便之门。初时只觉饼干微动，疑是孩童手笔。待到春日翻检衣柜，一股酸腥混杂尿臊的浊气扑面袭来，才知大事不妙。阖家老少十余双手齐动，楼上楼下翻箱倒篋，竟扫出鼠粪数十粒！——那无声无息的啮食与秽污，已悄然蛀蚀了日常的安宁。

小丁香儿初临寒舍，怯生生一声轻“喵”，竟径自蹿入卫生间。只见她立于便盆沿，前爪轻刨数十下，随即稳踞其上，屏息凝神。须臾间，七八粒圆润之物便悄然入池。事毕，复又轻刨边沿似有沙石覆盖妥当。整个过程如行云流水般丝滑，竟无半点油污外溢。那银灰色底毛在灯光下流淌着月晕般的光泽，小小身躯绷紧如弓，专注得仿佛在完成一项神圣使命——我一时怔在当场，向来对猫的成见，竟被这小小生灵天生的洁癖撞开了一道缝隙。

过往我对猫素无好感，大抵源于文坛旧闻：钱钟书与林徽因同住京城胡同，两家之猫争斗不休，竟致主人隔空叱骂，最终情谊尽断。猫在我心中，遂与“惹是生非”四字紧紧勾连。

然而小丁香儿以其素洁自持，不由人不心生怜爱。自此我每日奉上猫粮猫条，精心侍弄猫草如护新苗。最妙是共赏鱼缸时光：她蹲踞一旁，一双圆睁的杏核眼映闪着斑斓鱼影，那对撑不圆满的折耳仿佛被无形春风抚过，微微卷曲着聆听水声。人猫静默，室内惟闻墙上石英钟的嘀嗒，细密地给猫咪喉间那低微如泉的咕噜打着节拍。此般沉静，竟让浮生偷得半日空灵，宅居之乐，莫过于此。

因了这位小主，知天命之年的我竟不得不日日登高伏低，陪她楼上楼下追逐嬉戏。经年累月，纠缠十余载的腰颈沉疴，竟在不知不觉间遁形无踪。一日她新剪指甲，攀爬窗帘至高处，一爪踏空，竟如银色绒球般跌落，跛行良久，眼神无辜如蒙尘明珠，令人心尖揪痛。

三月前，小丁香儿周岁已满。夜阑更深之际，忽有凄侧哀鸣破窗而出，彻夜不息，引得小区外流浪猫徘徊逡巡，将门外兰花花盆踏得狼藉一片。原是春情萌动，远处有不可见之爱意正隐隐召唤。忧虑添丁难养，只得狠心携她至宠物医院行绝育之术。

术后的小丁香儿，仿佛被命运之手悄然削去了一角魂魄。昔日那清越的呼唤彻底沉入寂静，牵她外出散步，邻家那只威猛矫健的狸花猫蹿过眼前，她目光如止水，竟无丝毫涟漪。她依旧温驯，最爱将两只前爪轻搭我膝，专意享用猫条，仿佛那是世间至味。偶尔游戏间被我逗恼，也不过是“啊呜”一口轻銜我手，待我呼痛即松，眼中噙意一闪即收。

然而饭量如常之余，她身形竟日渐单薄，如今体重仅六斤有余，比术前锐减一斤。那份沉默的消瘦，宛如灵魂深处有盏灯在缓缓调暗——她常独卧窗台，银灰色被毛在暮光里仿佛浸染了沉郁的灰蓝，圆睁的双眸里，昔日跃动的星子似蒙上了一层薄雾。

夜深人静，我凝望她沉睡的身影，心中忽涌起无名的怅惘。那一次冰冷手术，是否如一道无情的闸门，骤然截断了她生命深处奔涌的河流？春回大地，万物萌动，我们是否以爱的名目，悄然剪断了自然赋予她的、通往未来的生命链条？这温柔的剥夺，是否在无形中侵袭了某种深不可测的生之尊严？

小丁香儿依旧在我膝头小憩，温热的躯体如一片轻羽。窗外，今年的丁香花已谢了又开，氤氲的香气浮动着，无声注入这方小小天地。我指尖抚过她柔软的折耳，那里似乎仍隐藏着未曾唱出的生命旋律——这银灰色的小生命，以无声的存在，将一道关乎选择与代价的永恒疑问，轻轻搁在了人心柔软而幽深的角落：我们以守护之名所行的截断，是否也悄悄磨损了生命星辰原本浑然的华光？

家有小丁香

朱名湖